

翻譯理論概要

費道羅夫著

中華書局出版

翻譯理論概要

費道羅夫著

中華書局出版

內 容 提 要

本書第一章裏說明翻譯的性質、特徵，翻譯理論的任務、內容以及它與其它學科的關係等問題。(作者將翻譯理論分爲三部分：一、翻譯史，二、翻譯總論，三、翻譯分論。)第二、三、四章均係翻譯史的簡要敘述。第五章爲蘇聯翻譯理論現狀的介紹。第六章係對可譯性及確切翻譯的說明，翻譯的確切性問題即指翻譯標準問題。

分類：語文

編號：26521

翻 譯 理 論 概 要

定價(7)五角五分

譯者：李 流 鄧 誠 李 尙 謙
張 化 鵬 高 銘 孫 本 義
周 允 王 澍 孟 昭 庚
徐 振 新

原書名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перевода

原作者 А. В. Федоров

原出版處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иностраных языках

原出版年份 1953年

出版者：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東總布胡同五七號

印刷者：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漢口路四七七號

總經售：新 華 書 店

55.6, 京型, 80頁, 83千字; 787×1092, 1/32開, 5印張
1955年6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數(滬)1—4,5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二六號)

翻譯理論概要

目 錄

譯者序	4
作者原序	5
第一章 翻譯理論是一門科學課程	9
第二章 翻譯史與翻譯思想史簡述	23
第三章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論翻譯	92
第四章 蘇聯的翻譯實踐和翻譯理論	118
第五章 斯大林語言學說和翻譯理論 問題	136
第六章 可譯性問題的說明及確切翻 譯的原則	145

譯 者 序

費道羅夫的“翻譯理論概要”(А. В. Федоров.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перевода»)一書,原分八章,這裏只翻譯了第一至第六章。我們覺得這幾章的內容對我國的翻譯工作者及高等學校的翻譯教學都很有用處,所以譯了出來,供大家參考。至於原書第七、八兩章,因談到翻譯的實踐問題,引用例子多屬英、德、法文與俄文的對譯,譯成中文時頗難處理,故略而未譯。

本書第一、五、六章曾在“俄文教學”上發表,第三章曾在“翻譯通報”上發表,此次校訂時,譯文略有改動。

本書的翻譯工作係由多數人擔任的,經過了統一的校閱。因為譯校工作人員各方面水平有限,譯文中可能還有錯誤和不妥當的地方,希望大家給以指正。

一九五四年七月於北京

作 者 原 序

翻譯問題，一方面與語言科學——普通語言學、具體語言的詞彙學、語法、修辭學——有極密切的聯系，另一方面也與文學理論、文學史以及歷史和哲學的很多方面有極密切的聯系。要想有效地解決翻譯問題，只有根據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的觀點，並以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為基礎才有可能。翻譯理論在“關於語言的新學說”橫行的年代是不受重視的，確切些說，它是根本受藐視的。馬爾份子甚至於否認用語言學的觀點去研究翻譯問題的可能性，他們根本忽略這種研究的理論意義和極為明顯的實踐上的重要性。

空前的，規模越來越大的蘇聯翻譯事業，從俄語和從蘇聯國內其他民族語言譯成外國語（首先是人民民主國家的語言）的翻譯工作的巨大範圍，以及翻譯作為一門學科在高等語文教學體系中和在中學及非語文科的高等學校的外語教學中所佔的重要地位，這些問題不僅引起了翻譯工作者本身、語文學家和文學界的注意，而且也引起了更廣大讀者羣衆的注意，這是很自然的。在中央級的報紙雜誌上，在蘇聯作家協會和它在各加盟共和國的分會以及某些出版機構

等所召集的作家代表會和討論會上，都討論着翻譯的質量和翻譯工作的原則，我們的報刊上曾經很多次指出譯者對於選擇翻譯材料、對於翻譯的質量和忠實性所負的巨大的思想責任。

在一九五〇年真理報上展開的語言學討論之後的一個時期，出現了许多論述翻譯的文章，也出現了一本論文集“學校翻譯的理論與教授法”(«Теория и методика учеб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蘇聯俄羅斯共和國教育科學院出版社一九五〇年出版)和索伯列夫編的一本書“俄語法譯參考”(«Пособие по переводу 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французский») (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二年出版)。但是，能够根據斯大林語言學說對翻譯中的主要問題作出系統的論述並對業已進行過的巨大的理論工作作出某些總結的理論書籍，却並沒有出現。

這本書是我想對翻譯中的主要問題作一總的論述的嘗試。我不敢說這本書是一本參考書，因為參考書應當很均勻地把各門各類的翻譯活動都包括進去，要把一切可能的情况都加以說明，同時並應提出實際的方案。這本書只是翻譯理論的入門，它對於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理論問題的翻譯工作者和許多語文學家都是有用處的，語文學家或者是在理論研究工作中，或者是在教學實踐中，必須解決不同語言間相對比的有關問題和運用某一語言材料去表現

原文所可能有的各種不同方法的有關問題。

在這本書裏所引用的例子大都是從法語、德語、英語譯成俄語的材料，因為這幾種外國語是外語師範學院和師範學院外語系裏學生學習的主要的外國語，而且在大學的語文科系的教學中也佔着重要地位。當然，引用的材料只限於這幾種語言，也就說明研究的範圍比較狹窄，但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作者不能引用他所懂得的語言以外的材料，不能引用作者在教授和翻譯的過程中比較有經驗的幾種語言以外的材料。但這種局限性是可以容許的，因為同一語系的各語言間的對比是從翻譯的可能性的觀點來研究不同語系的各語言間的相互關係這個複雜問題的第一步。

在挑選和分析例子的時候，作者首先力圖說明解決某一翻譯問題的正確途徑和能夠達到確切翻譯的具體方法。書中引用了很多正確的例子，而且蘇聯的翻譯材料在書中佔了很大的篇幅，便是達到這個目標的先決條件；蘇聯目前的翻譯與它過去的翻譯工作以及各個資產階級國家的翻譯工作比較起來，完全達到了空前的高度的水平。

很可惜，在這本書裏未能利用某些論述翻譯的著作（如雜誌上的文章和索伯列夫的“俄語法譯參考”一書），因為這些著作的出版，是在本書原稿業已付排之後。

最後，我必須向曾經參加討論本書原稿的全體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他們對本書提出的許多寶貴的意見、建

議和修改；特別要感謝國立莫斯科第一語外師範學院翻譯
教研室的同志們，他們曾經開會討論過這本書。

安德列依·費道羅夫（李 流譯）

第一章 翻譯理論是一門科學課程

翻譯是語言方面的創作活動形式

“翻譯”這一概念所包括的活動範圍非常廣泛。可以從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的有：詩歌、散文、各種極不相同的知識領域的科學書籍和通俗的科學書籍、外交文件、應用文、政治活動家的論文、各種講演、報紙上的材料和使用不同語言而不得不求助於中間人（口譯者）的人們之間的談話等。不論各種翻譯材料和工作任務對譯者所提的要求如何，不論譯者才能方面的差異如何，不論任何情況所需知識的範圍和性質的差異如何，但有兩項原則，對於一切翻譯工作來說都是共同的：

一、翻譯的目的是盡量確切地使不懂原文的讀者（或聽者）了解原作（或講話的內容）；

二、翻譯就是用一種語言把用另一種語言在內容與形式不可分割的統一中所業已表達了出來的東西準確而完全地表達出來。（準確而完全的表達——這正是翻譯與改作、重述、簡述以及任何種類的所謂“改寫”根本不同的地方。）

語言在翻譯中的作用，就是語言在社會生活中經常所起的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在給語言下定義時都已明確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語言與意識相同，都是自古就存在着的，語言是實踐的意識，對他人是存在着的，同時對我自己也是存在着的實際的意識；語言與意識相同，產生於與他人交際的需要，產生於與他人交際的迫切需要。”^①列寧說：“語言是人類交際極重要的工具。”關於語言是交際工具這一點，斯大林在他關於語言學的著作中說得很詳細，他提出了下面的定義：

“語言是手段、工具，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際，交流思想，達到互相了解。語言是直接與思維聯系的，它把人的思維活動的結果，認識活動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鞏固起來，這樣就使人類社會中思想交流成為可能的了。”^②其次，他又說：“……語言既是交際的工具，同時也就是社會鬥爭和發展的工具。”^③

這個原理當然也與翻譯中運用語言的問題有關。我們這裏是指怎樣將本來用某種語言敘述的思想傳達給講另一種語言的讀者或聽者的問題，但是，因為“完全沒有語言的材料，完全沒有語言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

① 參看郭沫若譯：“德意志意識形態”第六十四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二十頁。

③ 同上書，第二十一頁。

在的”，^①而且“思想的真實性是表現在語言之中”，^②所以，思想的傳達，只有藉助於語言材料才能實現。

根據這個原理，我們就可以為翻譯的實踐、為翻譯工作，作出一個具體的結論：在翻譯時必須把原作的思想恰如它在原文裏那樣明確而完整地傳達給讀者。同時這也是說翻譯必須符合於用以進行翻譯的語言的全民標準。這就是使譯文容易為讀者了解和接受的首要條件。

原作的內容與它的語言形式是直接而密切地聯系着的。對於尚未充分靈活地掌握外語然而却能够讀一讀外語作品的讀者來說，他們必然要把原文裏所表現的一切思想和形象轉換成他們的本族語言。這個運用到翻譯上來的結論是由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中得出來的，也與馬克思的“……初學外語的人，總是要在心裏暗自把外語譯成本國語”的這個衆所週知的見解完全相合。

翻譯工作者，尤其是職業翻譯工作者，一般地說，他們掌握外語的方式和程度不是這樣的，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他們業已掌握“一種新語言的精神”，而且“不要心譯也行”。但是無論他們怎樣靈活地掌握外語，從翻譯工作的實質來看，他們總是隨時要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

翻譯的過程，不論它在心理上是怎樣的複雜，也絕不會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三十八頁。

② 同上書，第三十九頁。

產生“赤裸裸的”思想狀態，也就是說，不可能出現思想的中間狀態，即當思想似乎離開了原作的語言形式，而又尚未取得另一種語言形式的時候，它似乎是“獨立地”虛無縹緲地存在着的那種狀態是沒有的。

當然，在譯者的意識裏並不是立刻就可以產生足以充分明確而連貫地反映原文的本族語句子或詞組。翻譯過程可能經過很多階段，而在最後一個階段才充分明確而連貫地形成表現原作的思想和形象。但是不論明確的程度如何，這些思想和形象在翻譯過程的任何階段都具有語言的性質。

“觀念是不能脫離語言而存在的。”[●] 因此，每當需要更準確地闡明某一用本族語或外語所表現的思想時，需要對這一思想加以說明或者需要指出對它了解的不正確和表現方面的錯誤時（尤其是翻譯的錯誤），我們必然要利用語言材料。語言材料完全能符合所提的要求，也就是它對於實現上述的目的，不僅是很適合，而且是十分够用和十分確切的。

翻譯過程，即使有時是在特別順利或者很容易的情況下很快地完成的，也必然要分成兩個部分。要翻譯，首先必須了解原作，必須準確地了解原作，而且譯者自己能解釋原作（即利用語言的表現形式，這就是說已具有翻譯的因素）。

●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三十七頁。

其次，要翻譯，就需要在進行翻譯的語言中去找尋和挑選適當的表現形式（詞、詞組、語法形式）。

譯者對原作的一切正確或不正確的解釋和譯者對原作所採取的肯定的或否定的態度，其結果都表現在翻譯時從全民語言中對語言材料的挑選上。

如果對原作採取了主觀片面的態度，有時由於無意的誤解或者是有意的歪曲，譯者從原作所了解到的內容會不是原作本身所具有的內容；譯者從原作詞彙中所看到的意義（或者是譯者強加上去的意義）會不是那些詞彙在原作者上下文裏所原來具有的意義；譯者會在原作的詞與詞間任意地加上一些聯系。

我們從翻譯史上可以看到，原作被譯者誤解甚至於遭到有意的曲解和捏造的情形是很多的（以文藝作品及社會政治著作為最多）。實際上這種誤解或曲解常常表現在某些表現方法的使用和一定的語言材料（詞彙的意義和它們的語法聯系的形式）的挑選上。在挑選語言材料的過程中首先就表現出譯者對待原作內容的態度。

同時，我們從文學史上，尤其是蘇聯翻譯作品裏，又可以看到很多完全客觀地用另一種語言材料來說明和表達原作的例子。在所有這些例子裏，原作之所以能够被客觀地體會、理解和說明，是由於原作的思想內容、藝術內容是用全民通用的語言材料來表達的。正是因為與原作思想內容、藝術

內容構成一個統一體的語言材料有客觀和通用的性質，我們才能評判譯文究竟是正確的，或者是譯者的歪曲。

譯者如果是自覺地而不是機械地工作，那麼無論如何他都不會不關心語言材料的挑選。譯者任務的本身——客觀地反映原作——就會使譯者熱心地去挑選適當的本族語言材料，並從忠實地解釋原作的觀點來考慮語言材料的使用。

在表達原作的過程中，常常可以看出譯者自己對於挑選語言材料這個任務的理解。忠實性，這是蘇聯翻譯的根本特徵，不僅翻譯在思想上與我們或多或少地相近，或世界觀雖與我們距離很遠，但含有某些在藝術上或知識上很寶貴的進步成分（即使祇限於當時）的作品時，要保持對原文的忠實，而且在翻譯（譬如報紙上所刊載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動政客和戰爭挑撥者陣營中的發言人或新聞記者敵視我們的發言的時候（我們的報紙往往要附以評註），也要保持對原文的忠實。在這兩種情況下，譯者的任務就是：在翻譯時不能對原文有絲毫的削弱、沖淡或誇大。從思想上正確解釋原作，是完成這個任務的前提，正確地挑選語言材料，是實現這個任務的條件。

翻譯理論的對象和它在其他語文科學中的地位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翻譯工作是怎樣的複雜，

它要經常地找尋語言材料去表現原作所表現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並從幾種可能的表現形式中去進行挑選。這種找尋和挑選無論在任何場合都具有創造的性質。翻譯文藝作品、社會政治著作以至於語言比較生動的科學著作，都是一種藝術，而且需要文學才能。

應當把作為一門專業科學課程的翻譯理論與作為一種藝術和創造過程的翻譯區別開來。翻譯理論的任務就是要把研究各個個別翻譯現象所得的結論總結起來，並用作翻譯實踐的理論根據；這種理論根據要能作為翻譯實踐中找尋和挑選必要的表現形式的指南，而且使譯者在實踐時能夠從這種理論根據中找到能對具體問題作出一定解決方案的理由和論據。

翻譯理論在實踐上的重要性必須根據有科學論據的客觀原則來確定，因為這些客觀原則與譯者主觀的武斷和援引“直覺”去辯護這種武斷是相排斥的。一切創作活動都需要理論的總結，根據這些總結就可能得出範圍更廣泛的可以適用於許多情況的結論，就可能克服經驗主義和工作中的手工業方式。無論過去和現在的優秀翻譯家，對於翻譯都有一定體系的理論觀點為依據，這些觀點與他們對語言、對文學的看法以及他們的世界觀是有聯系的，這種現象並不是偶然的。

翻譯理論的科學價值是由它的對象——翻譯——所產

生的多方面的意義決定的，翻譯是一種創作活動，它與語言有聯系，而且必然要接觸到兩種語言，並用另一種語言材料來表現原作。由於翻譯和翻譯所引起的兩種語言之間的對比，便產生了一系列單獨研究每一種語言時所不會產生的問題，分析了這些問題會更加明顯地揭露出兩種語言的特徵。

翻譯問題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研究。可以研究從原文的內容、從原文在知識上和藝術上的價值，以及從原文在文學上的特徵等觀點來挑選翻譯材料的問題。其次，可以研究翻譯作品在譯者本族語言的文學方面所起的作用；可以研究譯者的個性在翻譯中的反映，譯者的個性是由他的世界觀決定的；可以研究譯者的文學觀點和藝術風格；可以研究譯者所屬國家和所處時代的風尚；研究的題目還可以是某一文學名著在翻譯時所遭到的某種誤解，有時甚至根本就是曲解的經過情形。

此外，翻譯本身又是一定的心理上的創作過程，可以把它看作心理學方面的研究對象。因此，既可以從文化史和文學史方面來研究翻譯，也可以從心理學方面來研究翻譯。

但是，因為翻譯隨時都與語言有關係，隨時都要在語言上下工夫，所以它更加需要從語言學方面來研究——即從兩種語言之間和兩種語言的修辭材料之間的相互關係來研究。此外，從文藝學方面來研究翻譯，也必須經常研究語言現